

活出精彩



疫情下，有人仰首長嘆，也有人繼續充滿陽光，九旬高齡每日行走街頭，以一手好技藝服務市民，自得其樂。

洋服裁縫師傅馮榮欣，曾師從人稱「洋服大王」、已故巨星張國榮父親張活海。馮伯多年來退而不休，日日拉着自製的宣傳「戰車」，走過港島街頭，以15元、30元的價格為街坊修衣改褲。時至今日，馮伯仍堅持上街四處收衣，再拿回家修補，以廉價服務市民，活出精彩。

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、黃山（文、圖）



▲馮伯在記者面前讚美馮太太，讓觀戰的馮太太樂在中心。

每個成功男人背後都有個成功的女人。走過大半世紀的艱辛，馮伯的背後是相濡以沫的好太太。

「尊重對方聽她的話，將所有錢交給她，哄得老婆開心，也令自己開心」，樂觀、風趣鬼馬的馮伯，細細聲地向大公報記者透露這個逾半世紀的秘密。

「我最拿手的就是佢開心，將搵到的錢全畀晒佢，如果唔係佢點肯心甘命抵幫我捱啊，靠我一隻手孤掌難鳴」，「佢好叻嘍，一個頂幾個夥計。」馮伯不無得意地講。

「我係做嘢叻，使錢就唔叻，買嘢唔識講價，唔識慳家。」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弱點，所以將賺到的錢全交給太太。

「自己當年二打六，老婆又做手針又拆線頭，知慳識儉，真係好好」，馮伯在記者面前的讚美，讓觀戰的馮太太聽在耳裏，樂在心中，嘴角不時露出甜絲絲的笑容。

馮伯謙稱當年20幾歲仍一事無成，機緣巧合下，學到門手藝。三十而立的他，婚後在中環自設小工場，主力做張活海的外洋洋服，還勤接其他店工件，至太太身懷六甲，亦夜夜陪他趕工。

在織機復織織的車衣聲中，一針一線縫在洋服上，是兩人走過半個多世紀的幸福，孜孜不倦地養大三名兒子，如今兒孫滿堂。

妍之有理 屈穎妍

日前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，被記者追問《立場新聞》高層被捕事宜，我喜歡一哥那句瀟灑回答：「警方所有行動都是依法執行，我們不排除再有人被捕。」

也許是一哥那句「不排除再有人被捕」，嚇得黃媒一個個拉開捲席落荒而逃。先是《獨媒》，後是《眾新聞》，下個輪到誰？大家都在猜。

倒是那天看《眾新聞》執笠的報道，發現一張有趣圖片（見圖），那是《眾新聞》2017年宣布成立時陣容鼎盛的班底，照片中有20個發起人，都是傳媒界大哥大姐。

為什麼我會用「有趣」來形容？因為在那20個臉孔裏，我看到有近半「蘋果人」，還有4個前記協主席。照片中的《眾新聞》總編輯李月



▲每朝七時左右，馮伯就會拉着他的「戰車」由家裏出發，沿街「收衣」。

「洋服大王」徒弟 日日拉着「戰車」走 樂為街坊改衣裳

今日 九旬退而不休 密密做不為賺錢

「我廿幾歲就幫張國榮的爸爸、洋服大王張活海學做洋服，這張相是我在31歲結婚時，他出席我婚禮時的照片」，馮榮欣笑言已一隻腳踏入天堂，他在柴灣漁灣邨街頭，拿着昔年黑白照片，向大公報記者娓娓道出他的光輝歲月。

每朝七時許，馮伯拉着宣傳「戰車」由家裏出發，行去附近小西灣的麥當勞「開檔」，沿途「收衣」。掛着廣告牌，寫有「15元改衫褲長短」、「改褲頭、換拉鏈30元」的「戰車」，早已成為馮伯的商標。

在人工費大過天的今日，馮伯卻半送半賣，倒貼手工費幫人補衣裳，老人家只輕輕一笑：「沒計算那麼多，純是過下日辰！」他說，修衣補褲那麼多年，積存了大量拉鏈、布頭、橡筋，「就當人家送錢給你做運動，不要怕吃虧，反正有這麼多工具跟材料，樣樣齊備，即使做到死亡的一日，仍有工開，仍然識到朋友，又幫到人，就當服務街坊。」

馮伯表示密密做不是為錢，「三幾日無工作，就會覺得好悶，只有日日做，才可以保持水準，如果隔十幾日可能就生疏了。我知道，做一個月的訂單都不夠人家紙皮賺得多。」老人家說完也哈哈大笑。

長年拉着「戰車」接單，雖累積不少熟客，然而疫下人客疏落，而市民對衣服亦大多「寧棄不改」，馮伯有時也會在街頭呆等大半天，才接一兩單生意，甚至零生意。不過，也有市民慕名而來，找他修補衣物，也有人免費為他印名片、送零食的，收穫的善緣比金錢多很多。每次接到生意，他都立即趕回家開工，「今天的事今天做，明天還有新工作」，是馮伯幾十年的座右銘。

歲月催人老，轉眼到白頭，當年為明星、富豪做西裝的裁縫好手，如今成為服務街坊的老頑童。

「過農曆年後我就90歲了，以前跟我在張活海店工作的幾個同鄉都離世了，我仍然在生，這麼長壽，真是好感恩。」馮伯感慨地說。

馮伯憶述，24歲那年，



▲馮伯展示結婚當年張活海（右）參加其婚禮的老照片。

日軍侵略 兩妹餓死慘棄後巷

傷感記憶

馮伯並不是臨老才當小販「拉車仔」服務街坊，早在日本侵略時期，他已經被迫在街頭做小販幫補家計，飽嘗飢餓與刻骨銘心的死別，至今無法忘懷。

「日治時代，香港真是好慘，個個都餓到皮包骨，死好多人，朝朝都見到有木頭車，拉住成車成車的屍屍，手腳伸晒在外邊掙下掙下」，提起當年慘絕人寰的慘況，馮伯語調頓時變得緩慢而沉重，用手比畫着兩個妹妹的高度，含着渾濁的淚水哽咽道：「唉，嗰時連食都無，邊有錢醫病呀！她們臨死前仲拉住我叫我不要掉她們去後巷！」

最後，兩個妹妹都因飢餓而病歿，「那時沒有條件埋，只能掉去後巷算了，好淒涼！」講起兩妹臨終前的情景，馮伯仍歷歷在目，無法忘懷。

生於1932年的馮伯，祖籍新會，有九兄弟姊妹，他排行最大，是土生土長的港人，在日治的苦難歲月，為了讓弟妹及全家果腹，不足11歲的馮伯，由幫人賣糖等雜物，到酒樓賣點心，全都做過，卻無法保住兩個妹妹的生命，成為他刻骨的痛。



當年 「洋服大王」一句話 改寫他的一生

一次送布料到洋服店遇上洋服大王張活海。名裁縫初見小伙子，劈頭便問「小朋友，加人工了嗎？過來這邊做好嗎？」簡簡單單一句話，改寫了他的一生。

由此，馮伯與多名同鄉兄弟，先後成為張活海的夥計。馮伯開始在工場一邊勤懇工作，一邊偷師學藝，逐漸學會縫製全套西裝的手藝，直至創業開工場。

上世紀60、70年代，本地洋服業興旺，不少英、美軍艦靠泊香港。馮伯猶記得當年滿街是美國兵，幾乎每人上岸都會做一套西裝，張活海因屢為荷里活明星縫製西服而蜚聲中外。回首當年，馮伯說，「那時真的好忙，亦賺到一點兒錢，做一日等於「三工」，但食無定時，嘔無定時，還鬧出胃病」。

不過，隨着本地洋服漸走下坡，馮伯亦要轉行，先後在洗衣房當過燙洗，亦當過小巴司機。約15年前，馮伯退而不休，不捨幾十年的手藝，將家中露台變工場，開始每日拉着「戰車」東奔西走的接單工作。

採訪當日下午，恰逢楊小姐約馮伯定做女裝西褲，馮伯拉着「戰車」等在漁灣邨漁順樓下。由於做女裝不是他的專長，馮伯一臉歉意表示：「不好意思，要你白走一趟，我不做女裝，現時主要做修補、改長短等，下次有東西要改再找我」，楊小姐沒有介意，反而大讚馮伯好人。

雖然每月的收入不多，但馮伯卻樂在其中。千帆過盡，馮伯希望可以一直做到人生盡頭。

▲年近九旬的洋服裁縫師傅馮榮欣，師出「洋服大王」張國榮父親的洋服店，多年退而不休，廉價服務街坊。



▲楊小姐（右）找馮伯定做女裝西褲，但馮伯說做女裝非其專長，沒有接下生意。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黃色力量關係圖

行總編輯馮偉光（筆名：盧峯）。

《眾新聞》創辦人蔣大合照中，還有熟口熟面的大律師吳靄儀，《立場新聞》見到她，「612基金」也有她。

如果大家有時間、如果國安有興趣，不妨製作一張黃色力量關係圖，

把《蘋果日報》、《立場新聞》、《眾新聞》、《獨立媒體》、「612基金」、「民陣」、「支聯會」、「記協」、「教協」、「香港獨立評論人協會」、也七關注組、物物關注組……的主事人通通羅列出來，你會發現，那個關係圖，除了來來去去那些人，他們的關係網更是環環相扣。蜘蛛網的背後，可能會發現同一個操盤人。

就像小時候玩的「畫鬼腳」遊戲，連幾條線，你就能猜到下一個倒塌的會是誰？

「記協」主席陳朗昇說，他們已是「生人勿近」，剛辦完的籌款晚會，參與贊助「買枱」的機構及企業都低調地要求

不要公布名字，現場具名「包枱」的，只有大律師公會、恆生銀行、渣打銀行、海洋公園、八達通公司、香港迪士尼樂園、消委會、九巴、數碼港。

既是「生人勿近」，那應該是「啲頭近」了，昨天看到政經評論員周顯的專欄文章形容得很好：「這是一場殲滅戰」。想想2019年，你們不是也想殲滅政權、殲滅建設力量、殲滅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嗎？成王敗寇，仗打輸了，回頭被殲滅打殘，也是正常不過的戰爭倫理。

歷史有無數例證，政變失敗必定會丟腦袋。2019年明顯是一場政變，奪不到權，自然要被送上法庭、送進監牢，得以偷生，不用丟命，已算執番身彩。

窮寇，是一定要追的，我希望下一個收檔的是：記協。



圖文 梁焯輝 李月華 李卓人 陳朗昇